# 与文学有关的一些话

## ——是谁吃错了药

狄青 著

对“文学教主”的另类解读
以赖希-拉尼茨基为例，谈批评家的门槛
“比较文学”可以休矣
“先锋派”没有死，只是马原老了
关于王宁的“信使”问题及其他
伯乐的稀缺
作家阅读与当下创作的若干问题
遗害无穷的“养书”浪潮
文学奖是把双刃剑
还有什么不能文学
北斗七星离 文人夜带刀
旗帜和位置
被“时尚”被“消费”之类
活在长篇小说的时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文学有关的一些话 / 狄青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112-5778-9

Ⅰ. ①与… Ⅱ. ①狄… Ⅲ.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Ⅳ.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4803号

与文学有关的一些话——是谁吃错了药

著　　者：狄　青

责任编辑：庄　宁　　责任校对：张　翀
封面设计：颜　平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22197（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218千字　　印　　张：14.25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5778-9

定　　价：35.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CONTENTS

对“文学教主”的另类解读 ..... 001
以赖希－拉尼茨基为例，谈批评家的门槛 ..... 010
陈思和的“西部”：被静止的空间 ..... 017
“比较文学”可以休矣 ..... 025
“先锋派”没有死，只是马原老了 ..... 033
关于王宁的“信使”问题及其他 ..... 042
伯乐的稀缺 ..... 051
阎连科的“诗意” ..... 056
遗害无穷的“荐书”浪潮 ..... 061
文学奖是把双刃剑 ..... 069
作家腰围与“文学胖子” ..... 078
北斗七星高　文人夜带刀 ..... 084
关于魏明伦，关于文学馆 ..... 091
“被时尚”“被消费”之类 ..... 098
活在长篇小说的时代 ..... 104
如何搞定马悦然 ..... 109
是谁吃错了药 ..... 117
文人的可爱哪去了 ..... 124
作家阅读与当下创作的若干问题 ..... 127
我们用什么写作？ ..... 132
死活看不明白的文 ..... 136

死活读不下去的书 ..... 138
网络文学：缺失与优长 ..... 140
还有什么不能文学？ ..... 143
与文学有关的一些话 ..... 145
关于年龄的歇斯底里 ..... 149
“咬文嚼字”的标靶 ..... 153
作家为什么不受尊重 ..... 155
作文与作秀 ..... 160
培养作家依然是中文系的使命 ..... 163
书该怎么读 ..... 166
阅读是人生一种境界 ..... 168
旗帜与“位置” ..... 170
诗歌的力量 ..... 173
“浅阅读”与“知道分子” ..... 176
“贪大”的后果 ..... 179
给易中天挑骨头 ..... 182
关于土地与我的写作 ..... 185
把城市写好，是我的理想 ..... 188
那些过去的人和事 ..... 191
文学的“烟火气” ..... 194
美丽的邂逅 ..... 196
“诗学”传统与“诗意”生活 ..... 198
记不住名字了 ..... 201
闲言碎语两则 ..... 204
语言的霸道 ..... 206
阿斗，小说里面的天真汉 ..... 209
说今文人　想苏东坡 ..... 212
圣人的智慧 ..... 215
过往君子听我言 ..... 218

# 对“文学教主”的另类解读

说实话我没太看过安妮宝贝的书，没太看过不代表没看过，只是看的少而已。原因当然在我一方。我对两种身份的写作者有阅读障碍，一种是从互联网上起家的，再一种就是红得铺天盖地似要与日月争辉的，而这两样不巧都被安妮姑娘一人给占了，于是我的不看就近乎理所当然。不过说起来我的所谓阅读障碍肯定有吃不着葡萄硬说葡萄酸的问题，当然也有自己天生不喜欢凑热闹的缘故，好在甭管是安妮宝贝还是随便哪个宝贝，也不会在乎多一个抑或少一个如我这般不谙偶像崇拜并且挑三拣四的读者，于是我的读与不读又近乎自作多情了。虽说读的不多，却未必就不关心。这些年我除了以羡慕嫉妒恨的心情密切关注每年雷打不动按时出炉的作家富豪排行榜以外，对于富豪中的俊男靓女们所不断开创的事业也十分留意，比方说郭小四的《最小说》、张悦然的《鲤》、韩寒的《独唱团》、笛安的《文艺风赏》、安妮宝贝的《大方》等等，这些所谓“新新文学杂志”我也都想法找来看过。不是看热闹，而是真心实意看人家领风气先的同志把文学都是怎么个搞法。这么一看，就有了比较，客观来讲，还是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比较大方，感觉上也比那几本更人文那么一点儿。据说安妮宝贝为人低调，为了《大方》，她却开始变得大方。在其 2011 年创刊号上，不仅贡献了自己的文章，为宣传刊物计，同时她还在多家媒体上奉献了自己的玉照。不过，最吸引我的还真不是安妮姑娘的玉照，而是《大方》创刊号上占了 101 个页码的“村上春树访谈录”。这份首印 100 万份、据说由两岸三地出版人共同操刀的杂志以如此大规模篇幅打村上春树牌，可见村上君作为中国青春与时尚写作共同的“文学教主”、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力之大、之持续、之无可替代。

把村上春树当成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不是我的误会，而是网上不少“村上迷”郑重其事的说法。而且我在鲁院的时候，也听过某位近年以研究网络文学为主业的同志如此说道，以村上春树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来看，此说并不为过。其实，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读者而言，村上春树的国籍背景实际上早已被模糊到几近于无。村上君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文学偶像抑或写作师傅，与 CEO 郭小四、业余赛车手韩寒以及不爱抛头露面的安妮宝贝姑娘等等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虽然不容易见面，好感却与生俱来，二者间仿佛两个前生缘定的恋人，此生得见便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有村上春树罩着，大家的写作就不再孤独，大家的青春就不再残酷；总之，一想起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和我们一样长相普通不算太老的男人在每天笔耕不辍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一些人的心就觉得踏实，并且，安好。

在我模糊的印象里，这么多年以来，能让咱中国人喜欢的日本人委实不多，而能让咱中国人崇拜的日本人，就愈加稀有。掰开指头算，一只手的手指头绝对够使。原因嘛，明摆在那儿，和历史有关，也和现实有关。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和历史有关。但历史归历史，就像书上说的那样，一切向前看，要有能力把不同的事务区分开。记得改革开放初，率先参与调剂咱中国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就包括引进的一大批日本影视剧，一部《望乡》让中国人了解到原来日本的劳动人民也是一把辛酸泪啊；一部《追捕》让“杜丘”和“真优美”红遍神州大地；而一部《血疑》更让一众老少爷们儿把山口百惠误做了自己的梦中情人。即使后来某些国人私下里对日本 A 片中的女优如数家珍，但那也属于形而下的趣味，是不好大张旗鼓拿出来崇拜的。所以，从没有一个日本人能像村上春树这样，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年轻读者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一批写作以及不写作的人被凝聚到这杆大旗之下，村上春树遂幻化为一种时尚符号，也可称是某些人之间的接头暗号。一个人谈村上春树，就表示他是不跟时代潮流逆着干的人，就表示他是没有被时尚以及青春抛弃的人。村上春树正在抑或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相

当一部分人心目中被神圣化的过程。村上春树在中国的知名度之高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甚至曾经被从来不看小说的菜贩子误以为是某一国际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有人因为村上春树而移民到东瀛，有人则因为村上春树而不惜改名，还有人把村上春树的标准像挂在自己的房间，早晚顶礼膜拜；村上春树，令那么多小资和疑似小资、令那么多白领和所谓白领激动不已而又欲罢不能。

2010 年 7 月，重庆一处以“村上春树”命名的高档商住小区开盘了。该小区位于重庆市政府重点打造的两江开发区中心地段，从那里开车到解放碑差不多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属于“闹中取静”的典型范例。之所以被命名为“村上春树”，重庆的媒体说是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了一种文化品味。“这个世界很疯狂，买个公园有何妨”，“村上春树”的文案有些戏虐，但把卖点很好地表达了出来。“村上春树”，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建在“公园”里的房子。几乎就在重庆的“村上春树”小区开盘的同时，一台名为“寻访村上春树”的多媒体音乐会在广州被搬上舞台，据说整台音乐会充满了对青春的膜拜和感伤，令到场的无数“村上迷”唏嘘不已。同样是在 2010 年，几位画家和摄影人意外得到了一位据说喜欢村上春树已到难以自拔地步的有钱人的资助，资助他们到村上春树早年主要活动的日本近畿地区创作采风…… 这不是个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日本其目的只有一个——寻访村上春树的足迹。在阪神沿线，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当地人打听村上春树的点点滴滴，不放过其中任何一个细节。每每听到村上早年的某一轶事、某一未经证实的传说时，一些年轻女粉丝的脸颊就会激动地飘上两抹红晕，像是村上春树此刻正在不远处深情地凝望着她。

一个搞文字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能够在国外的写作者、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民众当中具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在中外文学史上应属罕见。于是我领教了这样一种“奇观”：村上春树因为对他上过学的某学校有意见，遂拒绝参加该校校庆活动，被咱们的某些人解释为这是大作家的应有个性；村上春树从来不吃中国菜，被咱们的某些人解释成因为村上春

树懂得养生，而中国菜在烹调过程中放调料太多云云……说实话，这已不是爱屋及乌一个词所能解释。当作家当到村上春树这个份上，不仅仅是死而无憾的问题，而是提供了一个范本：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作家的影响力依然可以具有无限大的可能性。

按说，安妮宝贝论名气在年轻人当中已然不小，但是，无论是安妮宝贝还是贾樟柯，他们的文字都难以保证杂志更多的发行，最保险的办法无疑还是找来“文学教主”村上春树。有人是如此为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杂志宣传的：“如果你不喜欢村上春树而你喜欢安妮宝贝，这本书可以考虑购买；如果你喜欢贾樟柯导演而又不厌恶同为创作者的村上春树，这本书可以购买；如果你厌恶村上春树而又不喜欢现在的安妮宝贝，这本书不必购买。如果你厌恶安妮宝贝、贾樟柯以及上面出现的所有人，唯独喜欢村上春树，这本书必须购买——因为这本书所有关于“大方”的东西，都不属于安妮宝贝，她统统只属于你能在封面见到的那个典型个头不典型脑袋瓜的日本男人。”这一段宣传语，有点儿像郭德纲相声，郭德纲说，你到底是喜欢听郭德纲相声呢，还是喜欢听郭德纲相声呢，还是喜欢听郭德纲相声呢……这种话貌似调侃，骨子里却是透着无比自信，甚至还多多少少有一种傲慢于骨头缝隙里探头探脑。我把这段宣传词换一种说法表述就是：我们的杂志就是在卖村上春树，花钱买村上春树，不需要任何理由！

作为主编，安妮宝贝说，《大方》是一本“暂时离开资讯、应景、热闹、时效话题”的杂志书，“它挑选自有风格的作者、文字、图片、有一定距离感”，“它推崇一种平实的、真诚的、清湛的、开放的思考方式”。出版《大方》的目的，是要在这一个喧嚣的时代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给读者以世界文学版图的真实面貌，与现今快节奏、短信息的时代拉开距离。这些话，我爱听。可是，且慢，我想与安妮宝贝商榷的是，村上春树难道不属于“应景、热闹、时效”的话题吗？

我不知道除日本本土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的一本杂志会拿出百页的篇幅刊登一篇对外国作家的访谈，但《大方》做到了。我更不知道，

在当下，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能够被那么多异国年轻人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前赴后继地咀嚼，但村上春树做到了。

那么，就让我们来说说村上春树吧。这个 30 岁才开始写小说的男人，感觉并不是从小就喜欢文学，尽管他的父母都是语文教师。他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写作动机据说源于某日观赏日本国内棒球职业联赛时，看到养乐多队外援大卫·希尔顿击出一支二垒安打后的所见光景。村上春树称这是“一种契机刺激了心中的某种不寻常东西”让他投入写作。 一开始，村上春树写的也不顺利，但是被出版商“包装”后就大不同了。比如《挪威的森林》一书卖不动，书店老板觉得放村上春树的书太占地方，要撤架。但事有凑巧，到了圣诞节，出版商想了个绝招，把上、下两集的小说分别设计成红色和绿色的封面，然后用烫金纸做腰封。这样一来，原本跟圣诞节没什么瓜葛的小说，反倒成为时尚的象征，似乎不拿这套礼品书送人就缺少了某种共同话题。于是,《挪威的森林》在那一年和圣诞节一起火了。同时火的还有村上春树这个人，这把火一直烧到了今天。

2010 年的 5 月，村上春树出齐了长达 1055 页的长篇小说新作《1Q84》三部曲。小说名灵感来源于乔治·奥威尔的《1984》。村上春树说：“首先，是有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本关于迫近之未来的小说。”村上春树又说，“我想写的东西与此相反，是一本关于不久之前、呈现事情何以如此之过程的小说。”请注意，村上春树的话总是如此绕来绕去，如果有哪位评论者想要研究村上春树，我建议在作品之外应多研究一下村上春树在回答记者问时的语言。没错，我越来越觉得村上春树是一个语言表达上的天才，而三岛由纪夫、横光利一、太宰治那一类日本作家如果比起村上春树来简直就是一些傻子。包括“芥川奖”的创始人芥川龙之介，包括大江健三郎，包括安部公房，他们和村上春树比较起来，也可以洗洗睡了。村上春树说话就像他的着装，看似简约到波澜不惊，却多是欧美的一线品牌。这是一个生活节制到令人感觉可怕的男人，他每天晚上 9 点睡觉，创作时每天凌晨 4 点起床，每天一定要写够 10 页，从不懒床和拖延。村上春树

自己说，他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总是自认把生活过成了艺术，像三岛由纪夫，而他不是。但是，当日本国内很多评论家都把村上春树的作品归为“通俗文学”（如中岛一夫直斥村上春树的小说是“民众的鸦片”；松浦寿辉称其作品没有土地和鲜血的味道，“有的只是媚俗与撒娇的混合体”；女作家松浦理英子说村上春树的某些作品是“犯罪行为”），而日本多数文学奖也把他排斥在外的时候，村上春树又坐不住了，他公开表示自己从来不读任何日本评论家写的东西，更绝的是，村上春树说：“评论家都是狗屎”！

是的，让我开始对村上春树感到反感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总是貌似滴水不漏并且能“四两拨千斤”的说话，是他总是貌似低调却总是能迎合各种时尚口味的“姿态”。村上春树不是太会作文，而是太会做人。他基本上远离政治，却在谈话中向挨过各种政治暗箭伤痕累累的乔治·奥威尔致敬；他生活富足并且刻板，却号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通；他拿着全日本最高的海外版税，却崇拜穷困潦倒的雷蒙德·卡佛；他明知道自己被消费成了时尚符号和偶像，却在作品里一再把卡夫卡、普鲁斯特、罗曼·罗兰这些远离热闹与喧嚣的大师级作家挂在嘴边……按咱老百姓讲话，欺负人没有这么欺负的！你村上春树什么都想要，什么都能要，但不能如此随意的拿如此多的文学大师给你当梯子和垫脚石吧！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对人类普遍理性、中心价值和永恒意义的深刻探索，那种对宗教、伦理与善恶问题的怀疑与追问，还有陀氏在其作品里对精神分裂、歇斯底里、淫乱犯罪、与魔鬼对话以及在非正常状态下人物内心挣扎的描写，指向的全是人类真实的生活。尤其是对阴暗丑恶的根源性质疑，各国作家更是难有出其右者……所有这些难道是村上春树可以比肩的吗？

而咱们的媒体和相当一部分论者却完全是一副对村上春树忠心耿耿忠贞不二的架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村上春树和普鲁斯特、罗曼·罗兰平起平坐地放在一起。甚至硬要说多年足不出户的普鲁斯特跟每天不出门锻炼就睡不了觉的村上春树是同一类作家，如果他们认识肯定会惺惺相惜云云，这都是哪跟哪啊！

近年来最为“村上迷”们传扬的无疑是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之行。对村上春树而言，这是一次“英雄之旅”。2009 年，村上春树获得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这个奖有多重要，看一下往届得主就知道了，包括阿瑟·米勒、苏珊·桑塔格、奈保尔、库切、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西蒙娜·波伏瓦、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等等。令村上春树成为英雄的是这样一句话：“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永远站在蛋这一边”。这也是被许多老少中国人不厌其烦所提及的。要知道这只是犹太人设立的一个文学奖，全世界有那么多大作家去领奖，并非就意味着代表了什么立场，对于村上春树的“永远站在蛋这一边”的说法我满怀敬意，但也仅此而已。

很遗憾，无论是乔治·奥威尔还是雷蒙德·卡佛，都需要由村上春树来给我们做提醒，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的作品。我们的出版商倒是事半功倍，只要随时关注村上春树的动向就妥了，他老人家说谁的小说好，马上安排翻译出版就是了，发行根本就不用考虑，只要说是村上春树喜欢的作品，难道还愁销路吗？到时候不要卖的太多呦！

对不少中国人而言，村上春树这个名字代表的早已不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活品味。比方说，要努力以“最村上”的方式生活，要严格按照《且听风吟》的提示品评红酒，按《奇鸟行状录》的方式吃意大利面；要按村上春树小说里的描写去恋爱，要按村上春树小说里的描写去旅游……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某一个人的小说却能让人如被谁拍了花一般痴迷且癫狂，阅读某一个人的小说会成为判断做人身份与品味的圭臬，就不禁使人发问，这是否是正常的对待文学以及阅读文学作品的态度？

畅销从来都不是罪恶，但毫无节制的习惯性畅销却需要我们警惕。就像我们吃东西，我们会倾向于某一种东西，我们吃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吃；也可能是因为我吃习惯了所以会吃，至于有没有营养完全不重要，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是偏执，就需要警惕。

同时，我以为村上春树也不是一座非要逾越不可的大山。因村上春树而改为今名的北京娃娃春树在答记者问中不止一次强调自己要超过村上春树。春树甚至这样说："村上春树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我有朝一日一定要彻底超越他，真的，没办法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等着吧，看我们俩谁活得更长。这事真的是，没完了；这事只有拿作品来说话了，真的……"

要超过村上春树的影响力，我理解；要超过村上春树的文字水平，有时候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锲而不舍、不遗余力地把村上春树打造成"文学教主"的形象，如果是出于商业的考量倒也无妨，如果就是以文学的名义，就有问题。这与日本评论家们对他的负面看法无关，也与他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无关。作为一个有巨大名望的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风格远远要大于他的作品内容，他的前期作品基本上与现实社会生活矛盾无涉，而他近年来以奥姆真理教为素材写作的一批触及现实问题的作品，感觉上似乎并不如他当年写那些"小情小调"更加得心应手。对照村上春树所经常提及的乔治·奥威尔，其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中的生活背景，加入左翼团体并反对纳粹政权、流亡欧洲各地的个人经历，生活优渥、没有离开过和平环境半步的村上春树显得过于"舒适"了，我以为村上春树对社会现实的严酷与不堪是缺少如鲠在喉痛彻心肺感觉的。

说个有意思的事儿。有学者曾经以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GDP 来分析村上春树的影响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准，村上春树的小说就会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这个独特的现象尤其在亚洲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以及韩国之所以会率先着迷于村上春树，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接下来，村上春树最风靡的中国大陆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和广州，其 GDP 增长速度也都在中国国内领先。这种解释的确有意思，换句话说，村上春树的文字是给有一定物质储备的人群所预备的，或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对某些人而言，最适合他们的文学样

式就该是村上春树式的，谁知道呢！

村上春树说：“如果你想追求的是艺术或文学的话，只要去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就好了。”他说这话的意思难道是为他作品里较多的“通俗”元素找理由吗？村上春树生于日本京都伏见区，我专门查了一下新版的日本地图，伏见区原先属于京都郊区，如今已成为京都市中心的一部分，倚着稻荷山，还有一条由琵琶湖流过来的小河，闹中取静，据说很美，我建议“村上迷”们可以去看看。另外，安妮宝贝的《大方》创刊号据说印了100万份，可网上还是有人以高出定价一倍的价格叫卖，文学偶像与“文学教主”的影响力之大，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 以赖希-拉尼茨基为例，谈批评家的门槛

艾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听到、看到了这样一些堪称“奇葩”的言论，某出版商：“我们根本没有预测过门罗获奖，也压根没想过这事儿。签门罗的书，单纯是因为她是当代英美文学一线女作家，我们关注她很久了。”以百米冲刺般速度舍我其谁地一股脑引进 7 部门罗短篇小说集出版，说的却好像与她获不获诺贝尔奖没有半毛钱关系，果真如是，只能说这个出版商脑子进水了，并且没少进。原本多半不知门罗何许人也，却普遍装得与门罗很熟的样子，某畅销书作家：“果然不出我所料，果然是艾丽丝·门罗，留意她很久了。”某京城评论家：“刚有记者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门罗，其实想当年大学时就读过她的短篇小说，她的书和她的生活经历都很符合瑞典学院的口味，去年莫言获奖时，我就预测今年肯定是她”……都成了诸葛孔明，都不输给刘伯温，怎么不去给专押诺贝尔奖的赌盘做操盘手呢？在我来看，谁知道门罗并不能代表他就与众不同，不了解门罗是谁恐怕更契合我们当下的文学环境。这些年，我们的媒体、评论家以及前赴后继的文艺青年，所扮演的角色无非就是两种——扇风者与跟风者。据说因料定会是村上春树获奖，有著名评论家已经给报纸写好了热评，连清样都改了一遍，没成想却砸在了手里。有意思的是，当人们以接近门罗一样的速度逃离村上春树的时候，当有人突然改口说村上春树只不过是“日本的安妮宝贝”的时候，为墙头草们扇风点火的依然还是这些昨天还把村上春树奉若神明的评论家。令我奇怪的是，原本中国翻译过来的门罗作品也只有《逃离》等一二部，加起来不过几千册的印量。我们的著名评论家们怎么就能立马认定门罗是“探索小说纯粹性的代表”？说“门罗的小说篇篇写得精细微妙而自然灵巧，无疑极其出色，

令人击节而叹？”难道，如陈晓明等评论家们曾通读过门罗小说的英文版？难道，门罗真的就比米兰·昆德拉更配得上这个奖？难道，评论家能做的只是配合写几行介绍性的短文？并且每位评论家的潜台词仿佛都是“我就知道门罗早晚会获奖，可我之前就是不说”！

这个世界仿佛从来便是如此，有人披红挂绿，就有人悄然离去。与艾丽丝·门罗获奖差不多同步，93 岁的德语国家文学批评巨匠马赛尔·赖希–拉尼茨基去世了。在德国法兰克福为他举行的葬礼上，来宾中包括了德国总统、赖希–拉尼茨基生前所在黑森州的州长等几百位德国政要、社会名流。赖希–拉尼茨基是德国乃至欧洲家喻户晓的文学批评家，按德国媒体的说法，有 98 %的德国人知道他，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欧洲许多娱乐和体育明星。在他去世期间，德国所有报刊的头版和封面的中心位置都被赖希–拉尼茨基去世的消息所取代，就连情色出版物的头版也史无前例地将无上装女郎换成了赖希–拉尼茨基的大幅照片，以示向一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致敬…… 一位文学批评家，一个一生以给作家和出版商们挑错揭短为职业的人，竟然死后获得如此之高的殊荣，恐怕够让我们身边数不过来的所谓文学评论家们目瞪口呆一阵子了。

是的，赖希–拉尼茨基是一个让所有德语国家写作者又爱有怕的人。拉尼茨基有一句名言：“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他从根本上反对深奥、晦涩、故弄玄虚的所谓学院派批评家，认为他们所写的那些东西根本不配叫做文学批评，只是在不断浪费大学里的纸张。赖希–拉尼茨基的批评语言永远是那样生动活泼，那么通俗易懂，因为他是作为广大文学读者的代言人而去谈论文学，去质问和批判作家的。拉尼茨基坦言，批评家永远不应是作家的同盟，而不设限的文学批评是开明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标志。

德国当下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两位作家，分别是君特·格拉斯和马丁·瓦尔泽，而他们却是拉尼茨基“炮轰”的重点，拉尼茨基对君特·格拉斯自己十分得意的作品《说来话长》的评论是：“这本 781 页的书就 5 页

拿得出手。”针对瓦尔泽的小说《爱的彼岸》，拉尼茨基说：“为马丁·瓦尔泽好，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几乎所有德语世界重要作家都曾与拉尼茨基爆发过“笔战”，但正如德国小说家沃尔夫冈·克彭所说的那样：“他批评我，所以我存在”。

赖希－拉尼茨基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用实际行动在诠释丹麦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那一句话——伟大的文学作品永远是在不同的声音里逐渐变得伟大的。我留意了一下，果如其言，文学史上的大作品几乎无一例外不是在批评和质疑声中走入经典行列的。而那些甫一面世就好评如潮的东西，常常被证明是终将被淘汰的文字。这是因为，时间是个神奇的魔术师，它可以披沙沥金，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无疑是获取黄金所必需的过滤网。在美国文坛，诺曼·梅勒无疑是一位大作家，他在评论另一位大作家塞林格作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的心智，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最了不起的——就中学水平而言。”还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如今早已归入经典行列，可它刚出版的时候却遭遇大量批评，而且几乎所有的批评都十分严厉。有一位批评者甚至称麦尔维尔的这部代表作是“纯粹神经错乱撒癔症”、“这部大部头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纯粹的垃圾，概念是垃圾，行为是垃圾，对话是垃圾，情感也是垃圾。谁要是因为麦尔维尔的名气去买这本书，那就是在浪费钱，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有人能坚持读完整本书……对小说结构的评价更是没必要了。麦尔维尔先生这样浪费他的才华真是太不应该、太可惜了。他的这些‘才华’，如果能找张纸巾，小心翼翼裹起来，一辈子不拿出来显摆，都比现在这样好一百倍。”亨利·詹姆斯同样是一位被写入美国文学史的大作家，马克·吐温却说：“读他的书不能停，你一旦放下，就再也拿不起来了。”《呼啸山庄》刚出版时广受苛责，艾米莉·勃朗特英年早逝，她去世前所看到的每一条评论都是差评，有批评者甚至这样在报纸上撰文：“作为一个正常人，读这样一本书，居然能坚持读十几章而不自杀？这实在是很神奇。这本书，糅合了粗俗的堕落与不自然的恐怖。”正因为西方文学批评有这种文风传统，严厉

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文坛才被视作是文学创作的合理反馈。

或许，这就是文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一部作品价值几何，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共同作用才能体现，批评家可能有自己的偏好，也可能会看错，但你不能因噎废食抹杀掉批评家所提供的思想火花，也不能抛开历史局限看问题。而在世界文坛，文学批评从它出现的那天起从来就是落实在“批评”二字上的，作家虽然感到不爽，却可以接受；而公众则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正是有批评家在替他们监督，作家才能不断地扬弃和超越自我，才能为公众提供更好、更有价值的作品。批评家的身份决定他永远不能是给作家摇旗呐喊甚至抬轿子的角色，批评家要做的是让公众看到作家或热闹或华丽的文字后面所掩藏的各种问题。

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鲁迅先生也有过说法，他讲：“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看看当下的中国文坛，如鲁迅所言的这类可笑的写作者实在是大有人在。“说我不行，你也写一部长篇来给我看看”！那架势矫情而且傲慢。于是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庸俗的文人相“亲”的风气便大行其道。你吹我写出了史诗性的精品力作，有希望继莫言之后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我册封你为“伟大的评论家”。至于各种研讨会上充斥着千篇一律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吹捧之词，如果取其“精华”地拿出来亮亮，你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周围竟然有那么多经天纬地的作品。让我搞不懂的还有，不少文学奖都设有“文学评论奖”这一奖项，却常常让作家登台来给评论家颁奖，我不知道全世界有没有中国文坛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景”，想一想，那些获奖的所谓评论家们，以后还好意思批评那些给他颁奖的作家吗？恐怕最终只